

JUN - 91047 X 259
28

DECEMBER 15, 1946

青 年 火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青字第5號 •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本 期 目 錄

和他們相處的日子(生活報告)	山韓	2
文藝與時代(論著)	林冠一	5
獻給愛護本刊的諸君	本社	5
憤西南聯大(大學介紹)	史白	6
病了(小說)	莊壽慈	8
，鐵取鈾礦(科學)	充士	10
問·生命(雜文)	何非	11
之麻菘豆大的一羣(生活報告)	穎朝	12
生命的呼聲(小說)	吳龍	14
呼蘭河的頌讚(新詩)	石靈	16
波光樓影讀書聲(學校通訊)	幼心	18
關於唱歌(音樂)	諾夫	20
青年，在真理的前面(散文)	南冰	21
看不見的景象(科學)	理砂	22
一支零碎的隊伍(特寫)	光第	24
白衣生活片斷(生活報告)	洛天	25
兩個孩子的故事(小說)	流哨	26
外蒙的蛻變(新聞資料)	拉鐵摩爾	28
一個失去戰鬥力的女子(信箱)	田求恩	31

青年人雜誌社出版 半月刊 第二年第一期

社長 梁培樞 址 青島大沽路二十八號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假若社會真把他們遺棄了，就讓我們來做他們的援助者罷！

和他們相處的日子

——一羣失學的拾草孩子

我本來共教了十八個拾草的孩子識字，現在照常來的，却祇有九個人了，因為他們總是愛來就來，不愛來便不來了。這是很難以管得好他們的，因為在他們心裏，可能覺得我要他們來識字，一定是我求着他們來的。就某些小地方看起來，可以證明這一點。有一次，他們要選班長，我說：「你們自己管自己不好嗎？」有一個孩子說：「我自己管不住我自己。」我問：「你不願意自己管好你自己，而必須要別人管你嗎？」他堅決地點點頭。其餘的孩子，也在喊着：「老師，「考」班長罷！不考班長便就不來上了。」

我的意思是在這一羣孩子中，不要他們有一點階級觀念存在。因此，選班長我是絕對不責成的，而也從來沒有和他們提起過的。但是，他們終究是在都市裏長大的，無論他們的環境怎麼貧困，他們却懂得許多新時代的東西。這「考」班長，自然也是他們從某處聽來的。既然現在他們進了學校（雖然是非正式的），而又有了老師，同學，却不「考」班長，他們真覺得奇怪。我解釋過多次給他們聽，我說：「一個人須要有自己管好自己的能力，一個好孩子是不希望要別人管他的。」我用最淺白的話給他們解說「奴才」兩個字，但是他們總不懂。幾次三番，他們要求的，祇不過是選班長罷了，甚至於有一個孩子不耐煩地說：「老師，「考」班長罷，不考班長不來上了。」

他的話是完全天真，但是却很沒有禮貌的，這自然不能怪他，所以如果爲了這話而感到有些發怒，那就錯了。他們本來就是在「被社會遺棄的階級」裏生活的，他們怎麼會受到真正良好的教育呢？這需要慢慢地給他改，在我想是不可以馬上替他更正的，等到過一個相當時期，讓他在極自然的情況之下，發

覺出他的話不好聽，那樣他才會永遠把這種不好聽的話改掉的。因此，我祇能他笑了笑。我問所有的孩子：「你們願意有一個班長管着你們嗎？」想不到我以前的解釋對他們簡直是等於零，有一個孩子不喊「願意」的。這真是我有些爲難了。如果不接受他們的意見，他們可能感到不愉快，因為別的學校全有班長，爲什麼他們也上學，便沒班長呢？以後，我讓他們回家再想一想，第二天如果依然願意，那就給他們。

我之所以要把這一件小事情弄得這麼隆重，我是願意引起他們的奇怪，而回味一下我告訴他們的話。也許會想得開，而希望自己管束自己了。

但是，我對於他們的了解能力真是可憐了，他們的頭腦太單純，而環境又太大了（尤其是過做一種他們日日到而不得享受的生活）。因此，在第二天，他們的原意依然如故，甚至於更決。於是我把自己的意思暫時撤消，他們選一個班長，讓他們身處其境，試試，自己去比較一下，可能在日後會明白我給與他們的意見了。

有一天，徐林香告我：「老師，不叫我們來了，要我在家里作活。」這孩子父母全去世了，把她留給了叔叔。叔叔是她叔叔的小太太。聽弱的孩子告我，她在家天天挨打，時常飯吃不飽的。她確實瘦得可憐。才十四歲，背已經有些彎了。

「那麼，一天祇出來一點鐘，叔叔不願意？」

「唔，」她有些委曲的意思，「我已願意來，叔叔不讓，……」她看着我的孩子，低下了頭。

「好不好回家去請叔叔，念書可以學字，識的字多了，可以寫借記賬，到以後，用處是很大的。每天就祇來一點鐘

餘的時候都在家裏，好好兒對叔叔說，他會答應的。」

點了點頭，兩滴眼淚落到了地上。她想說一點話安慰她，鼓勵她，但是我也難過了一難過的竟而至於想不出任何合宜的話對她說。

第二天，她終於沒有來。別的孩子告訴她叔叔無論如何也不答應她來。這是我一些關於她的事情。說有一次，她同去給人家「打旗」一出嘴用的，伸家產，徐柱不見了，後來聽到她，一看正是她伏在父親的墳上。這一年夏天的事情。

我去過他們的家，他們差不多全住在西院落裏。一共三層樓，住的人家不其數，多半是一個房間，分上下二層三四家的為最多。有一些環境略微的，便一家住着一間房子。

我想再去他們家的時候能見到徐柱的叔叔或叔叔，和他們談談，求他們讓那孩子來識字。但是別的孩子告訴說：「老師，不要去，等妳走了就一定要挨打的。」爲了免去給這孩子添上痛苦，我猶豫了一下，沒有去

他們中間，祇有四個人是父母雙全的其餘的不是少父，便是無母，都是苦孩子。他們的母親都年輕，爲了早逝，在生活上日以繼夜的拚她們唯一的職業，長時間人洗衣補用。樣工作得來的報酬撫養着這一羣的孩子。

玉珍對我說，她的小妹妹在三年前一百元僞鈔的代價賣掉了。她母親那時候想起來，便難受地痛哭。

這樣的一羣孩子，總有些野蠻的舉動常常無心地開口罵人，罵的最最難聽。個自小養成，而且還要繼續下去的。要完全糾正過來，實在不是一件容易。一個多月的光陰，祇有在上課的時候給他們改正了，等到一出我的門，到了大街上，便又恢復了原狀。

因此，我便提個了幾點鼓勵事項：

- ①我沒有罵人，
- ②我最乾淨，
- ③我打的最多。

每天記上他們的名字，告訴他們如果名字記上的最多，到了月底便給他獎勵。這樣在剛一開始的幾天，他們其全力使自己達到最好點。他們的

確也是好勝心極強的。原來臉上抹着許多灰的，也白淨了；手指甲也剪短了；手也乾淨的多了。祇是衣服因爲沒的換着洗，依然是黑漆漆的，閃閃有光。但無論如何，是比以前整齊得多了。

罵人的事情，也少多了，雖然不能完完全全地改。在有的時候，他們的確是沒有經過大罵而罵出來的。前幾天，陳恆言又罵人了，一他是最愛罵人的一個，祇有十歲，得真是出可一孩子們一齊吵着：「罰站！」「打打打！」「老師你真不利害，要狠打才行啊！」

他非常個強，瞪着眼，誰說他，他就和誰頂嘴。我看情勢越來越緊張，示意要別的孩子住嘴。我問他：

「陳恆言，我記得以前你曾經答應我說願意聽我的話，是不是？」

他說：「是。」我又問：「那麼我以前和你說過不要罵人，你是記得沒有？」

「記得。」「既然記得，而又已經答應要聽我的話，那麼爲什麼又罵人呢？」

他有些害羞，但是却哭得哭了，我說：「你想這是件可笑的事情嗎？」半個，他把臉又變得有些惱恨的樣子，「不是。」

他遲遲地回答。「既然不是，爲什麼笑呢？」我一句一句的問。於是他把臉苦喪起來了，發覺了這件事情的嚴重。

於是，我就開始告訴他罵人是一件怎麼不好的事情，罵人的孩子怎樣不使人喜歡，我又告訴他罵人是可以改的，祇要改了，很快地便會成了好孩子。我給他講了許多時候。

「是不是你喜歡做一個好孩子？」我抬起他的下巴。

他哭了，哭得那麼傷心。不要想一個苦草的孩子他全是野蠻的，在這些事情上他真比一般受着美好教育的孩子們還要惹人愛憐的。

從此，他再沒有罵人，就是在功課方面，本來一點也不用功的。從那時起每天回家寫兩篇課文。我想在他這一方面，我可以說得到一點某一部分的成功了。

所以，如果要改變他們的心理，是要在較長的時間內灌輸給他們真正的思想，而祇靠某一個機會使這潛伏的力量出現的。這便是一個例子。

在一日一小時的課餘，如果他們有工夫，我便留他們到我的屋子裏來玩，他們的衣服都是潔白的，在前面我已說過

，尤其是女孩子的頭髮一方面因爲天天拾草，一方面又是日久不洗了，髒得很厲害。不管她們再髒些，一到我的屋子裏，我多半是和她們弄得相近，坐一個團圓，有時候講普通常識或故事給他們聽，有時候他們講一些關於他們家中或他們自己的事情。這樣玩起來，真是比上課使得他們還要興倍。因此，在下課之後，他們總是這麼問我：「老師，在這兒玩會再回家罷！」日子久了，有一天，我在洗頭的時候，洗下了一隻大蟲子，這一定是她們頭上的了。到了第二天，我一看她們的頭，許多白星星，那一定是蟲子的卵了，於是我便把我在頭上捉到大蟲子的事情告訴她們，又教給她們有工夫的時候常洗一洗頭，蟲子便沒有了。最後，我在她們每人的頭上打了不少D.D.T.，也許可以見效罷。

他們是不識談話藝術的，一句極難聽的話，在他們腦海裏根本就不知道從何處聽。有一天他們告訴我，等他們吃過晚飯之後，有時還要出去賣花生（分包裝給美國兵的）王說：「我出去賣花生，看見一些大瘦拉皮條。」——「拉皮條」我也不懂一丁點，才九歲的孩子，她看我不響，又加解釋：「就是拉客啊。」我這才恍然大悟，原來他們連這個都曉得，說起他們知道的事情真是太多！

那個時候，劉家路正伏在黑板上寫書，聽見這話，便喊着說別說這些「髒」話！啊！真怪，他也懂得這是「髒」話呢！像這些事情，生活在高等社會裏的孩子，真是難以知道！

這些孩子之中，有很聰明的，像劉家路，教他一遍，他便全會了。祇是太頑皮，總是愛笑，時常笑得喘不過氣，弄得其餘的孩子全都畏着他笑將起來。我說什麼他們也聽不見了。我預備給他改掉，因爲像這麼不爲因由的笑，真是不太正常。但如果要改的話，第一步自然先要給以些許對於這件事情的觀念，然後慢慢地讓他自己去改掉。這樣說起似乎不難，等到作時，却是的實不容易的。他們時常有一些極極了的心理，讓你捉不到，猜不着，但越是這樣，才越能引起你對他們的興趣。

我最怕的就是他們爲一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情，也要告老師。有一次王者勝把鉛筆插在書桌上（書桌是用木板架起來的）的小洞裏站着。陳恆給趕來喊着

說：「老師，老師，他把鉛筆插在書桌裏。」王者勝一聽他告老師，趕緊把鉛筆拿出來了。我心裏真覺得好笑，又不能笑得厲害。我拍拍他的頭說：「好好聽我講書，不聽你的事，你不管，聽見嗎？」他把頭扭了兩三下，意的笑了。確實在有時，我被他們有些沒法措置。譬如我正在給某一個本子講書，另一個忽然蹦蹦跳跳地來了，給我批分罷！」我並沒有回答，一個也跑了來，於是一來便是一羣，一本，一本，上面歪歪扭扭的字，全過來，他塞得高一點，他塞得更高，祇好先叫他們放下手去，再講給我講完了書，再給他們看。

這一件事情的發生，是因爲我從上到下課全任他們自由行動——當然打鬧在外一假若他們願意到黑板上去寫，便可以不必告訴我。若是到要主人太多，便由我來給他們安排先後。

我是沒有教育兒童的經驗的一尤像這樣的兒童。雖然有一些事情使他們作得徒無益而有害，但是我總試驗作的。只要作了，便總會有一個經驗示給你。

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却含著濃厚的意味。但，不要完全把它放在興趣的範圍之內，到了我們這年紀，作點對於國家有利益的事了。假若真把他們管棄了，就讓我們來做他們的援助者罷！

最後讓我來介紹，他們有一間簡陋的課室，可容納二十人左右。書桌全是用鐵架墊着磚架起來的。坐位也是用磚平放在地上。有一塊二尺見方的小桌是向一位朋友借的。粉筆是交和因她們學校裏沒來的尾巴，有時孩子們定在那裏也檢一些來用。課本是位朋友編成，由另外三個朋友寫好成本分給他們的。練習簿是我將一個朋友存放在家裏一直沒有賣掉的時集給他們，要他們在下面的空白處寫字。鉛筆是他們在拾草的時候由草堆或土裏拾的，最長的只有二寸餘。現在我和他們做了一個月零九天的朋友了。

吹民主之主力，實文人之責，文人今日之動向，即社會羣衆十年後之動向。

文藝與時代

林冠一

年人雜誌社諸位學友囑余爲文，余務窮身，無暇握管，公私累心，思塞，拜應大命，愧無以獻，謬就一想到者，強漢數行，辱附篇末，敬正爲感！

藝作品是代表時代最顯明的證物，強盛時期，多雄厚博大之作品，所著者，多有淵實際之問題，而分裂微期，多小巧戲之藝品，所著多荒幻，不切實際之同情。至於思想方都更爲「明」，統一時代，「利人主」爲主流，分裂時代，「利己主義」爲。也許因「利人主義」盛，結果爲統「利己主義」盛，結果爲分裂，總之藝之「尖銳性」最大，觀一時代文作品，便知其時代之現時與將來。人感最：敏，當社會波瀾未起之文人之作品定帶「兩面」，例如說兩世，是儒家思想最有權威之時期，東漢初年王充所著之論衡一書，即家思想將失信於社會，認言時代之思想之將運，東漢初年富具尖銳文人已早感之矣。再如戰國時期文有統一之論，不待秦始皇出，固有其定有統一局面之實現也。

今日爲民主時代，是誰也不能否認的。看各位作家之作品，均帶民主色彩，而反觀各鄉村之愚夫愚婦，仍不知民主爲何物，有許多權利自行放棄，使一般貪官污吏竊取利潤，使帝國作風延長壽命。此固由於鄉人無識所造成，歸根說來，實歸咎於前代之文人，今日鄉間流傳之小說，多爲帝國時代之產物，讀後，認帝國專制，官僚剝削是當然之事，罷免官吏認爲是犯上之行爲，根本不敢有此思想。所以一般官吏在京無聲無臭，出京威風大振，非官本人有差，實人民瀧之也。

余以爲吹民主之主力，實文人之責，文人今日之動向，即社會羣衆十年後之動向。吾中華民族將來能否享民主幸福，端視全國人民是否有民主之意識，民主意識之來源，即文藝界同志之責任。文化界有文化界之使命，其使命之由花而果，不在現時，而在將來，文化界同人生活清苦，是應當的，惟有清苦之人，能代表羣衆，惟有清苦之人，能立不朽之言，這不是阿Q自慰，觀往今，可知梗概！我們的艱苦使命，可謂「任重而道遠」願我文化界同人共勉之！

獻給愛護本刊的諸君

本刊的創刊號問世之後，雖然內容，但出人意外的，我們竟得到不少同情和贊譽，有了這種鼓勵，我們興奮，原想繼續着準期出刊，不想物價的飛漲，第二期出版之前雖經努力而結果仍不得不將篇幅減縮，三期出版後，卒以無力繼續而停刊。但是，我們是不甘心就這樣的把原來希望拋棄的，我們仍願爲讀者服務，於是準備在籌到足夠出版的款子後再復刊。然而我們不想採取募捐的辦法達到此目的，因爲我們不願寄人籬下與人鼻息，而出賣了我們獨立的作風以致失去我們理想中的讀者。我們相信是認識本刊的人，一定知道我們絕不爲錢，我們的目的，只是想藉此

使讀者從這裏面看到青年人自己的生活，社會的各個角落，和從這裏面得到一點對自己有助的知識，以便彼此砥礪，互助互長，使大家能從實踐中把自己充實起來。

最後我們得到的解決辦法，是徵求本刊紀念訂戶，也就是用羣策羣力的辦法，來解決問題。我們願意竭盡所能設法對於與本刊氣味相投的讀者有所貢獻，也希望各位愛護本刊的讀者能勇躍的做本刊的紀念訂戶，並對本刊予以更切實更坦白的批評和指導。我們在盼望讀者諸君除了在經濟上予以援助外，同時在技術上及學識上也不吝賜教。我們是這樣的期望和努力着，最後是請各位們予批評和指正！

★聯合的時代過去了，它的名字，從此進入了教育史的篇章裏去！

憶西南聯大

萬里長征，辭別了五朝宮闕，暫駐足衡山湘水畔，又成離別！絕巖移栽植幹貞，九州遍洒黎元血，縱如吹絃誦在山城，情瀾切！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傑。縱楚雖三戶，壯懷難折，多難敢憂興國運，動心忍性希前哲。待驅除寇仇復神京，還燕碣。 一西南聯大校歌

抗戰期間，支撐在中國西角南上的西南聯大，於今，已全部復員了。右面這隻校歌，不僅敘述着它的來歷，也好像早已預言着它的歸宿，如今，它真的是「還燕碣」了。但「還燕碣」之後，也就又立刻恢復了戰前的三校——北大，清華，南開一分立。「聯合」的時代過去了，它的名字，從此進入了教育史的篇章裏去！但這並沒有什麼可惜的，相反的，這正是勝利後的必然的處置，也是他們八年來的期待。然而，在這「聯合」的段落中，由於多災多難，却也構成了它一段不平凡的歷史，一幅特殊的面貌，無事寫來，略以奉慰懇切他的人们：

戰火燎原的第一年，它誕生在長沙，起初的乳名叫「臨大」，果然并不長久，湖南就接近了火線，使它不得不繼續走進內地去。等決心要遷到明去的計劃確定之後，大部份教授和學生便開始了「西征」，他們是步行的，「荷負露餐，攀援崖壁」，歷時三個多月，跋涉兩千公里，旅途中的苦頭，自是吃了不少，這一部份的材料，會轉成「萬世師表」劇本中的一幕，據說還會被西方各報的報紙上，譽為壯舉，然而這也並沒有什麼可誇耀的，因為那時祖國的原野上，不正是到處用鮮血寫着史詩嗎？這還算了什麼呢？

等到他們到達了滇海邊上，就暫時地定居下來了，直住到今天。學校的校舍，雖有過幾番遷移和調換，如文學院和在貴南的蒙自，但最後總算都集中在昆明了。除掉工學院單獨在拓東路外，其他各院都集中在昆明城西北角的城垣內，城垣以內是舊用的昆華中學的校舍，昆中校舍分兩部夾文林街而對立，河南稱南院，街北稱北院，北院大部份在

二十九年的時候於炸彈下面變成「魚鱗」，廢下來兩排搖搖欲墮的棧房，樓作教授和研究生的宿舍，南院則幾經修葺，終定為女同學的宿舍（聽說末後又改為附中的校舍）。城垣外面，則係新修的校舍，也就被習慣地稱為「新校舍」，是學校基本部份。「新校舍」夾貢緬公街而劃分為南區與北區，南區是理學院建築是竹草頂而黃土其地。縱橫地列着，每座屋都成長方形，屋的兩端門，兩壁對開小窗，有如火車的客車，兩壁の木床，更像輪船的「甲艙」。因此被譽為「似輪船又似火車的宿舍」。教室的質料，略勝於宿舍，但也够得簡陋了。只有圖書館龐大地盤佔在北區中間，還有幾分地，北區較南區佔地約有兩百畝，地面原來是片野地，所以掘地三尺，大約就可見到不少枯骨，然而這只是想像，却也并無這類怪事！至今校垣四周，也還是荒蕪，據說在建立新校舍之前，這片地上，只有一家貧苦的人家，家中得女人，一夜母親和女兒做了一個相同的夢，夢見這塊土地上，長滿了白色的名貴的鮮花，她們便預言到這塊地面現奇蹟，果然「新校舍」不久在這裏立起來了。誰知道這是社災或是事實？

戰前，一提到雲南，就很容易聯想到荒蕪，瘴氣，不毛，誰想到它是那樣的清朗的天空，溫和的氣候，明媚的陽光，華麗的建築。活潑的泉瀑，幽靜的花池，壯麗的大觀樓，奇絕的太華山，在在都給與這三千學子，數百教授一自然內享受和靈感的啓示，雖然他們吃着平價米和清水白菜湯哩！

三個學校的聯合，竟也不離三校獨立系統，譬如聯大的行政機構之

各有各的辦事處，各有各的老學
但更要緊的是獨立系統，却絕不妨
合，全校課程是一致的，章程是一
的，教授是三校分聘又統給一聯大的
的，學生註冊却是分成四批，那就是
「北大」，「T(清華)」，「N(南開)」，
「聯大)」，「P」，「T」，「N」是所謂
「學生」未到昆明以前原來各校舊生；
是聯合之後，招的新生，老學生自
來減少，終於是「後來居上」，盡成
「聯」字生了。「PTN聯」儘管在註
上分別着，平常學生間，却很少有
界限，教授之間的畛域觀念，那就
了。說也奇怪，畛域之見儘管沒有
各校的教授學生，却又各保着原
風格，譬如清華的教授平常考察課
比較嚴肅，北大的就比較放任，南
也比較嚴肅，清華的教授，講課比
條理，顧全面，北大的就比較重專
講深入，南開的便喜指參考書，作
。據說考試時的題目也不同：清華
半記憶題，北大的多半理論題，南
則不十分一定。教授的風和既然迥
學生之間當然也就不同，這裏只舉
質系的例子，據說清華的學生熟
本，北大的學生善於排認石頭，（
沒有地質系），因此出外實習，都
可能的北大清華的學生搭架起來，
學生的精神，一般地說近似清華處
。至於聯字學生呢，似沒有人詳
查過，大約是或似北大或似清華或
開，或兼而都有一點？

走進新校舍北區的大門，左右延展
兩段粉牆上（於今，號稱為「民主論
」），常看到五、六色大小不同的各種
的壁報，這是三校在北方時所沒有的
原來聯大的學生們都很留心政治，一
年學生們之應否參加實際政治，容須
討論，但留意和研究，是每個國民
應該的，何況青年？聯大當局於此是
任的，自由的。因此學生們便可所
的討論，研究，爭辯，隨着每個人
多委，個性的不同，便有各種不同的
地，積極的，消極的，灰色的，左的
右的，超然的，諷刺的，幽默的，議
的，綜合的，專門的，長的，短的，
是五光十色，爭奇鬥勝，極其輝煌之
到後來其組織，教授們體院式的
新論文，也真篇出現在壁報上了。不

過八年來，壁報的種類和數量，也時而
盛，時而衰，時而中興，有人說聯大壁
報的盛衰，也正是中國政局的寒暑表，
未知確否？

學生們，百分之九十，是窮苦的。
但窮苦並不礙他們的快樂，鳳鳴街一列的
小茶館，是學生們的俱樂部。赤着腳，
裸着背，三五人茶館一擱，兩把花生米
，幾杯清茶，也能可詼浪笑傲，議論風
生！花前月下，不少的窮苦中的情侶在
訂心；大操場常有着名人講演，小教室
裏也常有着同樂晚會。教授們的生活艱
難更加深刻。因為他們都是攜兒帶女，
他們賣文，賣字，兼課，刻圖章來增加
些收入。不夠，他們就賣衣物，賣書籍
，賣到無的可賣，他們也就四方告貸，
告貸無門，也就只好挨餓！麥維藩的家
裏常一天吃三碗稀粥，張景斌常喊着明
晨煮粥（還沒有煤，沈從文的太太病了
沒有錢買藥，但他們會喊着：「爲作人
的原則而戰！」）（沈從文語）

艱難的日子，教授沒法儘日安心在
書齋裏，於是或多或少的關心起國事來
了。這應當是可憫的，假若再因此而導
演出血腥的慘劇，像聞先生的事件之類
，那實在太可悲了！

如今，抗戰勝利，萬象更新，中國
西南角上的這座學府，已由戰時的聯合
，再恢復到平時的分立，告別了滇池洱
海，再回到「五朝宮闈」的地方；往事
將永不再來了！雖然如此，但它在戰時
所盡的文化，抗的任務，對中國西南諸
省的盡的民智啓迪的力量，更特別是它
的一雙「兼容並育」，「廓然大公」的自由
民主的作風，却依然放射着光輝！政府
爲了不負雲南人民的希求，仍舊在「新
校舍」那塊地方，樹立起來了一座「國立
西南師範學院」，大部份的教授，正是
西南聯大留下來的。這學院可算三校聯
合的一雙結晶，也算留給西南人民的一
點紀念物，更像是五彩繽紛的一顆彗星
，當空北來，雖然彗星的光芒，已經照
落到雲市的四郊，但西南的天邊上還留
着一條彗星的尾巴。十一月二十七日

★史

白★

★「同志們！」黨委員和藹地開始了，「大家都知道，我們的洗衣婦瑪利亞·阿歷塞愛夫娜已經病了。」

洗衣婦病了 (蘇B.高爾巴托夫)

莊壽慈

洗衣婦病了。她被送進了醫院，醫生說是要動一動手術。

一個禮拜之後，無線電管理員尼科狄密支開始埋怨連一塊乾淨的手帕也沒有了。爲了表現這事情的更其嚴重，他從口袋裏拉出一塊骯髒的沾滿凍斑的布來。「最後的一塊了！」他宣告着。

「北極工作站」裏發生了恐慌。人們都聚攏來討論這個局面了。那些結過婚的人想擺脫這個討論，可時他們沒有能夠如願。

「我想，嗯……」洗衣婦的丈夫開始說，他好像感覺到對所有的紛擾應該負責似的。「我想，嗯……我們臨到了一個意想不到的不幸。可是我想，嗯……我們每一個人都首當其衝，在瑪利亞·阿歷塞愛夫娜的病好了之前都得洗他自己的衣服了。」

「當然！」氣象學家帶着表演似的感憤時着，「當然，我正預備來洗！我來洗我的襯衫罷！我洗得不錯。不是嗎，我是個天生的洗衣婦呢；我一生就等得了這麼一個機會。可是，當然囉，我可以不必再作氣象報告，只要報告洗衣室的溫度啦，水管裏水的狀態啦，以及洗滌時所起的水氣的密度這些啦，洗衣室裏不是也可以作各種的研究嗎？」

「可是，我要說我們確實已經變懦弱了，」一個結過婚的無線電技師大膽地說，他曾在北極度過好幾個冬天。「老實說，我還記得從前，我們沒有廚師，只有一個洗衣婦的那時候！而我們還站崗，照樣地遵守着時間表。懦弱，憑天說，我們是漸漸變得懦弱了……」

這話引起單身漢們許多嚴厲的反駁，他們都知道，當他曉得他的老婆會給他洗衣服的時候，來這麼一套假正經當然是不穩的。

「站崗，虧你說！」尼科狄密支插進來說，「十分鐘一班，一天站三次——這就是你從前幹過的事啦！你自然是會得

自己洗的。也許你開得無聊還會學學別人的針線哩。不過一天值班十二小時是另一回事了……」

「噢，十二小時！」
「好，那末就八小時罷，」尼科狄密支忍着，「這還不夠嗎？」

要不是聰明的氣象學家參加進來的，爭論一定要愈過愈大聲了，這位老常常辛苦地弄得乾淨而又整齊，他的額白得發眼。尤其是，它們都是他自洗的。

好像一位精於洗衣術的老手一樣，立刻對這局面作了一個實際的考察。

「看哪！我們一共是四十個人，神祕的說，「你們自己算一算罷。每一個人開始在洗衣室裏洗他自己的衫，(就沒有別的地方可以洗)你想我怎麼能夠擠得下？如果每一次四個或五個人去洗。那就是說洗衣室要連續用上八天。怎麼，這真笑話！我們還得起班來等着輪到自己。站上的全部工作就不得不停止了。」

「那末怎樣辦呢？」大家都向他問。他不知如何回答是好。當然，他繼續洗他的硬領的。

但是怎麼辦呢？這個重大的問題像雲一樣地懸於這個會議的上面。

這時候，完全沒有說話黨的委員從上取下了煙袋說道：「我看我們不得不請我們的女同志們來救救我們了。」

大家都驚詫地望着他，但是沒有人反對。只有尼科狄密支懷疑地搖了搖頭。

黨委員走去招呼女人們。她們戒慎地走來，沉默無言地坐在那空洞的角落。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來她們都懷着焦灼的。會議的前途有成功暴風雨般的希望。

「同志們！」黨委員和藹地開始了，「大家都知道，我們的洗衣婦瑪利亞·阿歷塞愛夫娜已經病了。」他停頓了一

請不要侵犯別人的時間，侵犯人家時間的等於執刀殺人。

時間·生命 何非

時間就是生命。
忽視自己的時間，就是瀆罪自己的生

科學越進步，時間也就越珍貴。美國的
飛機，兩天半可繞地球一週；我們
的牛車，兩天還不一定能從北平走
到天津。

蘇聯十月革命後，不惜犧牲三十萬萬
的土地財產，與德國軍隊妥協；她
所以出此「下策」，只是為了爭取時
間——爭取清洗反革命殘餘勢力的時間，
爭取鞏固蘇維埃政權的時間，爭取對
強武干涉的準備時間。獲得了這
些寶貴的喘息，她才能把生命延續到今
天，並且在光輝燦爛的照耀着世界。

中國這次抗日戰爭，我們和敵人又
在爭取時間？我們延長時間是為了
反攻，敵人縮短時間是為了消滅我

二十世紀是科學的世紀——也是時間的
世紀。誰能把握時間，誰就是勝利者，
誰要浪費時間，誰就是失敗者。

一個人忽視時間，一個人一生只有完
蛋。一個國家忽視時間，一個國家只有
滅亡。一個社會，真是無以名之的
；有時，明明是小三年級的小學生，
而一班社會人，竟在「指導」他
們「如何」去「完成」他的「任務」。
可是，他不知道，他自己，
那知道，七點鐘開會，八點鐘到齊，
我們貴賓場的「官」；其此只是
到會而已，是「莊」清客，原定時
間六點，可是直到七點鐘，才到
席的「官」。一好像「官」們也
守時間，才顯得「官」們忙，
家貴，官或神或……似此
從天而得，他得到了其他客人們多
為，多麼真誠的完滿。

好在這樣的「佔官」全中國人的數字
的千百萬分之一，是極少數的特殊階級
，我們暫可不計。

另外，我們時常見到些沒意義，沒目
的，沒事情，沒話談的「客制主人」的
拜訪。這些「客」人，多半是熟朋友，
老朋友，也有很多是「野雞」朋友，不
成朋友的朋友。這些有來份子，時間在
他們可能是過剩，再不然就是活得簡直
都是有些不耐煩了。

他們找到了主人，坐在客廳的沙發上
，或是辦公室的書桌上，舒適的吸着紙
烟，安詳的喝着清茶，與主人聊什麼
張三在燕趙愛追密斯嗎；李四有辦法哪
，三個月便博了五百萬哪；某科長在與
女打字員調情哪；某員在妓院裏發脾氣
走位！……扯得主人實在煩了，背故走
出屋去，於是客人機動的與另外的客人
又聚起來……有些貪皮的客人，甚
至至在沙發上或躺在主人的床上睡個下
覺。

一個人如果有這三批貴客造訪，
除了辦公外，一天的光陰便如此寬
的用途了。甚至辦公也安不下心去。
就這幾日，言之無物的新送
千萬千萬人的一生活，延長了中華民族
的黑暗史，而且，千萬千萬人正在似
不害別人的生命，何論國家的
我門或國家內亂。我門或國家內亂。
年的下上；只是，人門或國家的
我門或湖金五千年，五百年或五十年了

我們再重復一句：
一個人忽視時間，一個人的生只有
完蛋。
一個國家忽視時間，一個國家只有
完蛋。
一個國家忽視時間，一個國家只有
完蛋。

請不要侵犯別人的時間，侵犯人家時
間的等於執刀殺人。(三五，六，沙城)

★她並不怎樣漂亮，但是却充溢着生命的活力。

生命的呼聲(亨特·漢姆森)

吳 龍

靠近哥本哈根的內港有一條往來叫凡士路，那是一條才開不久而較荒涼的大道，沿路很少看到屋宇，街道更可以說沒有人煙，甚至像一個夏天也難得見着寥寥於此的人物。

昨天夜晚，我却在這條街上碰上一件不平常的事。

我在人行道上走了幾轉後，一個婦人迎面走來。四週沒有其他的行人。街燈是點着了的，但並不够亮，因此我不能分辨這婦人的臉孔。我自己尋思，大概她總不是一個平常的夜間生物。於是我就走過去了。

走完大道，我又轉返。婦人也走了回來，我們又在過了。我想她一人在等候什麼人。同時我的好奇心使我猜她究竟等候誰。這時，我又走過她。

第三次碰着她時，我轉頭向她說：「晚安！你在等候什麼人呢？」

她不覺驚愕，不一會兒，走的一她是在等候一個人。

她不要我先陪陪她，為她等待的那人來嗎？

不一她一霎也不反對，她向我道謝，然而她說明了她並非等候誰，而只是散步，一這裏能夠得。

我們並肩漫步，既始語不涉實際的散步事。我伸出手去。

「誰送你，不，她說着，搖搖頭。

這種散步沒有多大趣味；我不能在黑暗中看見她的面龐。我點燃一根火柴看看錶；越發趕來看看她。

「九點半；我說。

她像受冷似地震動一下。我立刻到一個約會。

「你冷罷？」我問道「找個地方喝點酒好不好？去佛里里？或者國家酒店？」

「但是，你不知道，我現在不能到任何地方去，」她回答道。

我才發覺到，她戴着一條很長的面紗。

我請她見諒，並且埋怨我因黑暗而致

的辭失。她接受我的非意的方法立刻使我相信，她並不是一個平常的夜間社會人物。

「你願意拉我嗎？我再重建議。可以依你眼和心。」

她拉起我的臂膀。

我們來此走了幾轉，她請求我看看時間。

「十點鐘，我說。「你住在那兒？」

「蓋爾康及維。」

我拉着她。

「我可以不可以送你回去？」我問。

「不大方便，」她答道「不，我不能送你。……你住在卜利加底，是不是？」

「你怎麼知道的？」我驚異地問道。

「唔，我知道你去誰。」她答道。

停了一會。我會臂挽臂地走向光亮的街道，她走轉頭！長的面紗在後面罩着。

「我們最好走下吧。」她說。

在蓋爾康及維她的門前，她轉身向着我，像是請我送她回家的善意似地。我拉着她開門，請她悄悄地走進去。我也用肩去揸着門，她進去，肩進門，她就抓住我的手，兩人都直着。

我們上了兩層樓梯，達到三樓，她自己啓開住處的門，然後開第二層門，我領入屋內。這大約是一間客廳，壁上的鐘的的掛在牆，我們進來之後，這婦人沉點了一氣，突然有臂挽我，在我背上顫抖而熱烈地親吻。一就在我嘴上親吻。

「請坐罷！」她建議：「這兒是沙發。我去點燈來。」

她點燃一盞燈。

我驚異而好奇地環顧四週。發覺自己是在一間寬敞的客廳裏，陳設七零八落之能事，旁邊有幾扇半開的門通到另外數間房子，我無論如何也想不出我已遇到什麼樣的人。

「好漂亮的房子！」我喊了起來。你住在這兒？

「是的，這是我的家。」她回答。
「這是你的家？那麼你和你的父母同住在此地了？」

「哦！不，」她笑了。「我是一個老婦人。看！」她取下她的面紗和包布。

「這兒——看看！我怎麼能告訴你！」她說着；突然改變於一種不可遏止的請求，她重複擁抱我來。

她大約有二十二或二十三歲。右手戴着一枚戒指，由此看來，是一個已婚的婦人。滿臉雀斑，眉毛也不顯現，並不怎樣漂亮，但是却充滿了生命的活力。有一張極美的嘴。

我想問問她：她是誰，假如有丈夫；他在哪兒，我所叫的兒子是誰的。然而每次我要張口時，她就擁抱我，阻止我說話。

「我叫愛倫，」她說。「想喝點東西罷？我打定是不會離開別人的。我在你最好到這兒來，主寢室裏。」

我走進寢室。一盞客廳裏的燈光送進來。我看見兩張床。愛倫接鈴，吩咐酒，我聽見女僕拿來了酒又走出去。一會兒，愛倫進來了。我走到門口，她輕輕地打立一下。手向我伸上一步。她輕輕地叫一聲，同時又向我來。

這是昨夜。
下文如何呢？啊，不要打！這多才哪！

今天早晨我醒來的時候，正下着雨，白天的光亮也慢慢地從兩邊透進來。愛倫也轉過頭來向我微笑。她的手臂雪白而柔滑，胸很豐滿。我和她點數句，她嬌柔無言的，以她的頭靠在我身上。天色是更亮更亮了。

過了二點鐘，我才起床。愛倫也趕來匆忙地穿着衣服——她得把被子穿上。我這才趕到像一個可憐的夢，擊擊我似地一件事。我對在臉盆身子前面。愛倫在隔壁裏做什麼？當她離開那扇門的時候，我向她面一瞥，一陣冷風穿過

窗戶穿到我身上。我可以證實在那房子中央的桌上躺着一具死屍。一具死屍躺在棺材裏，穿着白色的殯衣，有一付灰色的鬍鬚。是一具男人的死屍。他僵硬的膝骨抵在被單下，像瘋狂地身握着的拳頭，面孔焦黃，可怕極了，在光份的光亮中我可以一睹無遺。我轉過臉，沒說任何話。

愛倫回來時，我已洗完畢預備外出，我真難於接受她的擁抱。她額外加上一件衣服，預備把我送到門口。我對她說着，仍不發言，她在門口緊閉着窗戶以是免他人發現。

那麼再見，她小聲地說。
「明天見？」我問道，一方面問問她。

「不，明天不，」

「為什麼不明天見呢？」
「不要問這麼多，親愛的，我明天要去送殯，一個親戚死了。那兒——你早知道了。」

「後天如何？」
「好，後天，在這門前，我等你。再見！」

我走了。
他是誰？那死屍呢？可是我自身的，真身下躺着一多——多——多——多！她期待我後天去，我應如何見她呢？

我走至有尼那酒店，要過來電話戶冊簿。查出蓋爾康及維多號。哦，名字在這裏。等等不久，我買了一份晨報，立即讀到報張，自然，我又第一個看到她的名字，用大字登載着：「先夫久病不治，已於今日逝世，享年五十三歲。」言開的日期是前天。

我靜坐了很久，沉思着。
一個人結了婚，太太比他年輕三十歲，他獲致了一個纏綿不治的病。終於及時地死去了。

於是年輕的寡婦長長地創了一口輕鬱的氣。

★ ★ ★ ★

人最寶貴的東西是生命，生命之於我們只有一次而已。一個人的生命是應當這樣渡過的：當他回首往事時，他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悞，也不因過去的碌碌無為而羞恥，——這樣，他在臨死時候就能够說：「我整個的生命與力精，都已獻給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人類的自由解放而作的鬥爭。」

——N.A.奧斯特洛夫斯基

呼蘭河的頌讚

——紀念女作家蕭紅女士

「對於生活曾經寄以美麗的希望，但又屢次的「幻滅」了的人，是寂寞的，對於自己的能力有自信，對於自己的工作也有遠大的計劃，但是生活的苦澀却又使他頗為悵悵不能振作，而又因此感到苦悶焦燥的人，當然會加倍的寂寞，這樣精神上寂寞的人，一旦發覺了自己的生命之燈快將熄滅，因而一切都無從「補救」的時候，那他的寂寞的悲哀，恐怕不是語言可以形容的。」

——「蕭紅的小說，呼蘭河傳」，茅盾

一

興安嶺東邊的大地山林整年的埋藏着萬年前的珠寶
松花江，呼蘭河每朝每夕的總是汎濺着湛藍色的江潮
午夜月升到青青的山頭時候，開始聽見深山裏的狼嘯，
黎明末來的前夜便可聽到來自遠方荒村裏的雞叫

初春依舊有北國的少婦倚着窗向青天微笑
秋來時依舊有南歸的雁羣向十月的田野打着離別的唳哨
幾十年來山河依舊，北方依舊
祇是降生在呼蘭河畔的也生長在呼蘭河畔的偉大的天才死了

蕭紅呵，偉大的熱情的創造新生命的女人們的領袖，
北方的人們不知道妳死的如何的悽慘也不知道妳是如何不安寧的閉上了雙眼

——但，誰都知到妳是多麼樣寂寞在妳生命的燈熄滅的時候！

二

蕭紅，北方的天才作家，我生命上最懇切的朋友，
蕭紅，我最敬愛的偉大的年青導師
在一九四一年那一個動蕩的時代妳在南方停止了呼！喊
那麼孤獨的，寂寞的離開了中國民衆和民衆的災難

妳的坟墓在那一個黑暗的時代葬在孤立的香港，淺水灣
這一個黑龍江那富饒土地生長起來的血淚英雄，
永恆的長眠了——
長眠在這極南極南的還不屬於祖國的祖國的流灣

你熄滅了你生命的燈火，匆匆五年多，
我纔發現了你最後的小說，你最後的遺作
「呼蘭河傳」，感情的波動燒亮了我的記憶
我記起了白山黑水的，災難的家，和災難的處女地

我因而想起了你的「手的故事」，「南市街」，「生死場」
最催著我感動我的是那一個「手的故事」，我想，
我想起你勞苦的兩手和你對於生活的解釋與倔強，
又記起你和董軍在十幾年前逃出東北路向青島的時候，
你們在太陽旗下懇懇的喊「呵，祖國，美麗的祖國！」
還有你們……你們的故事損害了我安靜的靈魂……。

三

蕭紅，我又懷念起你生命裏的兩個伙伴及兩個夢境
一個是在沉寂的唱着「八月的鄉村」
一個是「科爾沁草原」上樸素而莊嚴的詩人，
董軍的「羊」，「十月十九日」，「樹葉的故事」和「第三代」，
端木蕻良的「大江」「大時代」和「大地底海」，

在我的生命上他們于我也有著對你一樣的熱情，
不過，到今天，我却有一個不算疑問的疑問？
為什麼一個已經渡過了松花江，已歸到呼蘭河畔
「游紅曲」的作者却依舊徘徊在多霧的「嘉陵江」上……

四

今天那呼蘭河畔的小城依舊是那麼刻板，
像你三十年前多病的寂寞的童年
像你是一個不幸的人在蕭蕭的苦難下閉上了你的雙眼，
我孤獨跟隨你一直到你死葬在香江的淺水灣

你死的時候是不是在含淚的微笑回憶起你恬穆的幼年
是不是在懷念著你書中的人物仍然活的好和平安，
你出了柵欄本想製作一隻感情的野馬，縱橫幻想的天下
你却這樣的，這樣的用自己珍貴的感情把自己燒掉

呵，我頌讚那北方，呼蘭河水，湛藍的多雲天，
呵，我懷念，我頌讚那呼蘭河旁土上產生的天才，
呵，蕭紅不歸了，我願蕭紅的呼喚把這北方的土地震動
我們期待着，這興安堡東的土地將再生出這樣的天才，千千，萬萬……。

——十一月二十六日，落雨的夜半。

★ 石 璽 ★

★女中，她的一千一百餘名學生，大多數是來自較貧寒的家庭的，因此她必須有着質樸的作風，平實的精神。

波光樓影讀書聲

幼心

——介紹市立女中

假若市立女中仍然以舊縣城路小學為校址，那麼雖然是去年後一年了，恐怕因空氣的關係總難在心理上給以嶄新的驚喜吧？當然這不過是我對女中的許多原因中的一個。

在今年的暑假末女中遷往「七七」以前太平路二號的舊校址了，她的適宜的位置是應當做表白的。站在她的四層平台上，以立足處為中心，請回顧一下這中心悅目的「東方瑞士」罷！西南起膠州路的燈塔，東進至海濱公園和××山上的藏經閣，在這環海的東西之間，觀海山信號山之下，市政府，天主教堂，德國教堂，天后宮，紅長字會等本身具有着意義的建築物散在着，紅瓦中歷歷在望；而「碧海青天」的孤環扎的濱的中央是綠的小青島，在濤海則是綠松林展着，紀念碑矗立着。大學路，金口路都是清幽的道路，萊陽路的法國梧桐和修剪的綠草是誰也不會忘記的。至於清晨的朝陽中，傍晚的夕陽裏，在濤海的太平路上拂着，有着雲包移步前進，在午後到海濱公園的石礁上坐片夕，也都是這位置所給予的。

一進了深綠蔥蔥的校門便是操場，對於整個的校舍來說這也是外院。校內的建築物是兩所三層的樓，一個容納得下六百座位的禮堂和一排十二間的平房，它們彼此銜接地連成了一個不太規則的四邊形，這中間是裏院，也是小操場。有着平台和土道。土道梯的樓是全校辦公和上課的所在。在第一層樓裏有着會客室，校長室，事務處，教務處，訓導處，體育處，準備室，和一個教室；二樓和三樓除了圖書室，理化試驗室，海光社各佔一室外，則是十八個教室。另一所向正南的樓應當是學生的宿舍，但目前則是一樓有兩間用做教室，二樓一間圖書室；二樓被先生們用為宿舍；三樓完全空着。一排十二間的平房有十間是先生宿舍。廳堂兼做音樂教室

。因為八年來淪陷時期的損壞盜賣，雖然現在是復員了，但經費有限，要設的便仍然太多了，像圖書室，理化試驗室，不但是更備一科，實說不起復命來的。理化室裝僅本市三報社和中學生，這到等三五種新設的設備的不够。

學校的組織，行政方面自校長而下分四處：即教務處，訓導處，事務處，體育處。目前教務處主任職員共四位。主任三位，體育處二位，事務處七位。此外高初中先生共卅餘位。學生向：高三，高二甲、乙、丙，高一甲、丙共七班；初中：初三甲、乙、丙、丁，初二甲、乙、丙、丁、戊、己、庚，初一月、乙、丙共十四班，高初中二十一班，全校學生數多為一千一百人。校長江雲先生是一位學者，有着湛文典雅的風度。教務主任汪先生是一位又是文學家。訓導主任陳汀先生是一位具有着革命者性格的行動家。這關係着學校行政學校校長位，雖然氣質各異，但他們有一個最要的共同點，即都是愛好着教育事業對於青年學子有着深切的愛心的長者。三十位先生過多半都是認真熱心地執着，愛護着學生。

我們的規律的生活是晨七時四十分起，八時上課，上午的第二節後有二十分鐘的課間操，中午十一時五十分下課，午後兩時上課，三時正十分下課。課後全體學生集合於小操場，集體操隊。午後五時由留在校內的先生舉行演說。星期一第三節為紀念週，校方時常邀請本市名人來校演講。星期六午後第二節規定為各級級會時。最近校方開校務會議，為智識學生功，引起興趣，議決了舉行全校各科比賽考試。如本月十八日下午舉行了國文比賽，全校一個題目，密封卷子來

★一般人都很羨慕和喜歡這醫院的環境，
但是住在裏面的人反而不覺得樣地勁。

白衣生活片斷

洛天

雨早停了，地上已乾，顯得特別乾淨
似的。天還不算太好，但不像是陰天。
吃過早飯出來。我們哥兒三人繞着運動
場，花房，二病室溜達了一周，大家唱
着歌，呼吸着這大醫院中的新鮮空氣，
真嫌這深秋的清涼多美豈有！樹叢遠遠
望去，有深有淺，五光十色，真是好看
。我愛深秋的霧籠罩着各處，那樣輕輕
的似烟非雲，使人捉摸不透，可惜我沒
有藝術家的雕斲手法把它掛摹下來，我
且呆呆的瞧着那霧中的美景出神！

德國教堂的鈴打了八下，三人便齊向
研究室跑去，我們要守時刻的。

老二寫好了一張領衛生材料的條子，
我便拿着和老四以護士長領去。剛出門
，那拍醫院的那個小孩又騎了輛女人車
來送血，我便一溜騎上去轉了一個轉，
老四讓我扶着她也騎了一下。領回來時
一病室要抽血的單子，已送來好些了，
便又忙着去給病人割耳朵驗血球，正好
一位摩登女郎燙着大油盆頭，粉臉，紅
脣，到研究室驗血型，忙了一大陣。六
病室抽血的單子又來了，這是我老四
去。大家分工合作，老二留下幫王先生
驗那些好東西(痰，痰，尿)我們去到那
迴廊式的樓梯上，老四放下盤子說：「
累得要命！再會再去罷！」我們便坐下
來，陽光和煦甚是可愛，曲折而高的
樓梯旁竟滿了紅葉，滿坡樹木，葉子大
半都黃了，地上的草已枯，但是還有青
草芽，還在向地外徒長呢！黃花在地別
有一番風味。四野靜靜的。我們正玩高

興時，遠遠的來了兩位戴禮帽的人，一
路向上吧，一路說：「這樓梯真好！」一
個說：「在這裏住住院不錯！」又說：「
死在這裏也挺好！」我們聽了真是可笑
，但我們沒有大聲笑出來，我們應該保
持白衣的尊嚴啊！「哈哈，死在這裏的
人真是不計其數了。差不多一般人都
很羨慕和喜歡這醫院的環境，但是住在
裏面的人反而不覺得怎樣起勁，看她們
過得多平淡啊！」我們談着忘了老四的
累，便重新拿起傢伙上去幹！老四說她
沒有外衣讓我作罷，我乾脆對她說好，
沒關係！作完了以後，又從原道飛下來
，我看那些紅葉着實可愛，便摘了一口
袋回來。老四還插了一個大的在毛衣上
，捧着籃子早回去了，心想老四還真愛
美哪！

午飯後同去球場打網子，打得正熱鬧
時，遠遠地土坡下邊兩個人，抬着一死
人用白布單蒙着向停屍房那裏去了，接
着嗚嗚之聲大起，使人聽了真不好受，
這停屍房不知抬進多少被病魔征服了的
人兒。啊！一個人的結局竟這樣無聲無
息的斷送了嗎？我這人的感動心太大了
，隨之不高興起來，便跑到禮堂彈了一
回琴，心復平靜。

下午天又變得陰沉沉的了，還有點小
風。室內暗得沒法看顯微鏡，便打開燈
，晃然一亮，外面倒又顯得黑下來。五
點準時下班，我們三人排着隊，吹着口
哨又回宿舍了。

★

他。
在他們當中我看見有帶着不同顏色的
袖章的，一個兼講口音的難民告訴我們
說，帶卡其布袖章的是小隊長，藍色袖
章的是中隊長，紅色袖章的是大隊長，
大隊長是工務局派來的，小隊長和中隊
長都是由難民里選出來。他們無疑的都
是最體面的「難民」，因為他們的裝束即
使是和普通公務員站在一起也不會現出

有什麼特色。

雖然有青年齡的限制，可是在工作的
人當中，也不乏有白髮蒼蒼的，大把鬚
子的上年紀的老頭，和十三四歲的剛剛
能伸直腰的小孩，他們也都同樣地在和
自己抗爭着地工作。

工作沒有計劃，也沒有限期，單調的
，刻板的，一分一秒地在剝蝕着他們的
殘餘的生命

★我們的命運是和戰爭聯繫在一起的，我們一旦離開了戰爭，我們便失去了快樂，所以我們又走到戰爭裏去了。

兩個孩子的故事 流 哨

(一)

我真不願意提起這兩個孩子了，可是我得告訴你們，他們倆是怎麼走的。

你知道咱們家的規矩，大家主，人口多，各屋裏來了客人，什麼管（不管給另作菜。往常年頭，你們兄弟們來了，都是叫菜，至少是四個菜一個湯罷，現在「錢毛」了，尤其是從你姨父去世以後，唉！食當然不比從前好，可是比起他們別的屋裏來，咱們還是上中等呢，他們倆能說「食不好嗎？他們倆在「那裏頭」光吃小米粥呢。你不知道他們倆來的時候那手人的穿戴呢，維子還小，是個小子家，別人笑就笑罷，玲子是十七八的閩女了，穿着鄉下佬的短衣裳，怎麼上街呀？我不能叫她給我手人，要在我屋門裏走出走進的，她得給我穿上一個大衫。我說了幾句，她還不聽罷，難道當讓的管不着嗎？客人來了不知道點煙倒茶；客人走了，也不曉得說句客氣話。唉！當讓內不能看着外甥女這樣不顧「人恭禮法」。她在這住一天，我得教導她一天。要是菊兒這樣，我早就罵她跪了呢。

孩子大了不叫她來上學，也不叫她學點針線活，在「那裏頭」瞎跑，我真不知道你三姨安的什麼主意。現在叫日本鬼子掃蕩的站不住腳了，跑到這裏來了，人家十八歲的姑娘們，都上高中呢，她就那麼窩內了這幾年哪。他們倆剛來的時候。一天價給菊兒講，給菊兒唱，「唉！你歇停點罷，我的奶奶！」我這說菊兒，其實我是指着玲子說的。你知道我藏着這兩個「黑人」，我担着多大關係呀，咱們屋裏沒有個外頭的人，只有俺母女倆，我怕黑心鬼的妯娌們找毛病，說壞話，又怕萬一叫日本鬼子查出來；唉，我一天價提着心提防着啊！

起先，她裝着我睡，爲的好教導她，誰知道，兩天就叫她串上我一身的繯子了，後來我就叫她到菊兒屋裏交了一個單褲，那麼大的閩女了，一點也不知道要好，梳頭噴噴的這麼兩三下，洗臉也

是一忽拉就算了。

還有維子，我說：「你上學罷。」「不，」他說：「我不上日本學。」我說：「要不你學徒去。」你猜他說什麼？「我不當那個瘋癲（封建）奴才！」×××真是孩子家，不上學又不學個手藝，指着什麼吃呢？×××這兩個孩子太隨便了，坐沒坐像，立沒立像，我生起氣來，就罰他們倆站。你們讀書達理的人知道，家裏沒有規矩，還成什麼體統呢？不用看菊兒早沒了爹，我管的孩子比他們有出息多呢。

起先，我不敢讓他們倆出門；他們倆來的時候，只有一個旅行證，過期就不頂事了。後來我打發人在警關子裏花了錢，起了兩個居住證，誰知道他們倆有這個護身符就偷着跑了，派人到家裏去問，你三姨說：「沒回家；」跑到那裏去了呢？據菊兒說，他們倆許是跑到山裏去了。唉！你說叫人生氣不生氣？那麼兩個孩子，要是有個一差二錯的話，你叫我怎樣對得起你三姨呀？後來我聽說你三姨並不怎樣着急，唉！你三姨也是一個糊塗人嗎！

(二)

大表哥，你現在最需要的是一顆紙煙罷！我知道，你在我媽面前是不敢吸煙的。

唉，說起我媽來，她有些地方不近情理的。玲子和我媽睡的時候，半夜半夜的讓人家給她捶背。我真有點過意不去。叫我那樣無休無止的給人捶背，那真苦法極了，我覺得比坐監獄還要難受，可是玲子竟什麼也沒有表示的忍耐下去了，我想她有許多事情這樣忍耐了的。她和維子談着過去的事情的時候，時常拍着手笑起來唱起來，誰在旁邊也會這樣想：「這兩個孩子玩的很起勁呢！」但就在這熱鬧的當兒她却往往會像觸到電流一樣的忽然沉默起來，維子還嘆着：「再唱一個罷姐姐。」玲子却感傷的搖了搖頭說：「唉，讓點煙罷！」

我媽的規矩很大，子女們在客人和長

空面前，立要有立的規距，坐要有坐的規距，在我小的時候，時常因為我坐立的姿式不對，便繫起跪來。他們倆來了，首先就為坐的不是規距，被罰站了，玲子不說什麼，維子時常撇着嘴，甚至委屈的哭起來，他說：「我覺得我沒有錯。」

你還能記起小維子的模樣兒嗎？他不像小時候那樣胖了，可是那圓臉還是很豐潤的。我最喜歡他的眼睛，他的眼珠像泡在水裏的玻璃球一樣的滴溜溜的亂轉。現在他已經不像從前見了人便要小皮癢了；如果見了你，或者還要講一套大道理呢。他看了這裏出版的書報和雜誌，便瞪着兩隻大眼睛罵起來：「他們胡說！」「當然！」玲子說：「這是罪惡和無恥的陰溝。」「我們不能在這污水裏淹死啊！」她一聽維子說這樣的話，她便陷入深深的沉思裏去了。

在她孩子的時候，（你如果看到現在的維子，便知道從前的玲子了。）我常怪她太跳皮，我雖然只比她大兩歲，可是那時我早被稱安穩的姑娘了。每當她烏黑的眼珠一轉動的時候，我便知道她要淘氣了。現在她的眼睛却像深不可測的海水，誰也看不清那裏隱藏着什麼秘密。她時常對着一個什麼東西發呆或者壓着氣長長的嘆息，我問她：「妳什麼時候變成這樣憂鬱了呢？」「憂鬱？」她反問着我。她對「憂鬱」這兩個字好像很吃驚，半晌她才說：「大概自從進了這

個灰色的城圍罷！」「妳應當變得更快樂一點，像妳這樣年紀。」她苦笑着搖搖頭，便不再答應了。在這種時候——她像保守着什麼秘密不願意向人們吐露的時候——她便輕輕的哼起：「我的心啊在平原……」像小調一樣的歌子，她時常這樣唱，我只記着了這一句。

× × ×

我想她和維子不會在這裏住長的；果然，一天早起便不見了他們倆。大家着急的各處打聽，而且準備在報紙上登尋人廣告；但晚上，我却在日記本子裏發現了他們倆留給我的條子，他們倆走了！

我追想起來他們倆走的前一天晚上維子會對我做着鬼臉，流露着難忍的快樂，玲子也問過我關於西城道路的事。還有一次，我們立在鐵路近旁的高坡上，玲子指着兩邊起伏的山峯小聲的說：「假若我們登上那個山，我們就自由起來了！」維子跳起來嚷道：「我們去罷！」我想他們倆是到山裏去了。

報紙上又登日本鬼子掃蕩山地的消息。唉！他們倆留給我的條子上是這樣寫：「我們的命運是和戰爭聯繫在一起的，我們一旦離開戰爭，我們便失掉了快樂，所以我們又走到這個戰爭裏去了！謝謝你！菊姐；再見罷！菊姐。」

唉！這兩個可憐的孩子。

（一九四五年二月西安）

（上接第10頁）照射之下發光，因為有時放射性物質存在於溶液之中，而吸於沙或多孔狀物質中，炭化的木材有時竟能含有大量(Car otite)，在可羅拉多州兩塊這樣的木料產出二百噸含量幾近二克，和充分鎂和鈣的鑽石，那幸運的發現者也得到大約二十五萬元。

一塊放射性石放在一條照像膠片之前可將牠的形狀照下，如果放一個鎂匙或一個錢幣在岩石和膠片之間，便可得到到像X光線照片一樣的黑影。

鎂的化學分析很是繁瑣，但進步的探險家願用光譜分析，因為牠不只指出鎂的存在，而可指出其他元素的存在，得到意外財富的可能性不僅使這方法非常通俗而且在許多情形下是很有利的。

（譯自Popular Science）

（上接第19頁）這是做為一個女中的學生應當具備的几種方面。

女中復員已經一年了，在設備的簡陋方面自不能合乎理想，且嚴寒驟來，海濱的朔風當更凜冽難當，校方對於禦寒尚毫無着落罷？但冬天去了，春天便迎接着我們。認識了必然的現實，在可能範圍內充實和自新。女中在踏上了新生的朝氣的道路的。我愛女中，我祝願她。

（上接第23頁）他之心。讓他有充分的機會自主。而最要的，使他能練習他的觸面感覺。你只需加以最少量的助力，便可看到他會在做你永不相信一個盲人能做的事。

外蒙的蛻變

拉鐵摩爾作
(Owne Lattimore)

用比較的方法，可以看出中華民國和外蒙古的興起，有着多少重大的異同，這兩個共和國家的立國都從一九一一年打倒滿清的革命成功後算起，但外蒙古雖然從一九一二年起計算開國的時日，而中國則習慣則從一九一二年起計算，因此使外蒙古的誕生期還比中國的獨立開始得早。

從一九一二到一九二一，中國陷入軍閥割據的時期，而國內的不團結又因為外國的陰謀而為之加深。外蒙古於是開始投入俄國沙皇的戰袍，但其後不久，由於俄國與德奧一懷而在歐洲作了重大的讓步，又由於日本的逐漸擴張使俄國在亞洲的地位也為之削弱。

日俄戰爭以後，日本和俄國在一九〇七到一九一六年之間作了苦于秘密的會商，其時俄國受着歐洲戰爭的牽制，於是承認日本在北平子午線以東的內蒙利益，這就是指的日本接獲內「東部內蒙」，但後來日本人利用安福系的力量，終於滲入外蒙古。安福系是一批貪污作惡的中國政客與軍閥的組織，不但受日本軍閥利用，而且還受日本財閥以及大企業家金源家的利用，一九一九企圖攻佔外蒙古的徐樹錚，就是安福系的領袖。

一九二〇年，中國的內戰使福安系失勢，於是日本改行利用反蘇聯的白俄史德曼和安謝米諾夫作為日本應付外蒙古的工具。一九二〇年以後的幾年，日本在各地的威信與勢力稍見減低，而日本不能永久佔領西伯利亞也是對於日本軍閥興起的一個打擊。一九二一年的華盛頓會議更使日本的勢力擴張主義被迫中止。同時，蘇聯經歷了內戰和國外的干涉依然健存，因此它會在一段時間裏，不僅在外蒙與中國獲有威信，而且在全亞，也佔有重要的地位。在這段時間之內，外蒙中國和蘇聯的關係都是互相平行發展着的。

一九二一年，蘇聯和外蒙臨時的蒙古革命政府（那時外蒙還沒有稱為蒙古人

民共和國）簽訂了協約，其中最重要的一條便是：「不許在蘇方的國土之內組織團體，徵募軍隊以危害蘇聯的領土，也不許蘇方運輸軍火部隊，以危害另一蘇聯國家。」

一九二三年，蘇聯特使謝飛和孫中山先生共同發表聲明，其時國民黨欲求在中國獲得權力並獲得國際為時尚早。在他們的共同宣言之中，最重要的有第四條，根據第一條，謝飛完全同意孫中山先生的意見：「共產主義的制度與蘇維埃制度不能完全應用於中國，因為中國並不存在圓滿建立共產主義與蘇維埃制度的條件。」按照第四項的說法，「謝飛曾經坦白告訴孫中山先生，目前的蘇聯政府從未有意在外蒙古施行帝國主義而使之脫離中國。」

這一種互不侵犯的主張不僅見之於條文而且也影響到人事。謝飛與孫中山先生的共同宣言，促成了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聯合陣線的建立。而當時外蒙古政府裏的情形，也正是存在着一個聯合陣線。左派方面，外蒙政府包括蘇克·巴都（Sukhe Bator）領導的小革命黨，右派方面則包括有九的三建勢力。至於梁的方面說來，孫中山先生是無需多加說明的了，他的事業已經為人們所熟悉，應該加以強調的是，他已經將中國的民族主義，反帝國主義和西方的政治思想打成一片。他的身世和蘇克·巴都的生活是特別有着明顯的相似處的。

外蒙的革命創導者

蘇克巴都和孫中山先生一樣，都是出生於一個貧窮的家庭裏。孫中山生於一八六六年，幼時在夏威夷，受了美國的影響，後來在檀香山行學，故進一步受着西方勢力的影響。蘇克巴都生於一八九三年，幼時就學會了說俄文，因為他曾在軍閥的俄人居住區和許多俄國兒童一同遊戲。到了一九一二年，蘇克巴都十九歲時，被徵調到蒙古軍隊中，入伍以後，他立即顯出了他對於軍隊生活的興

國，並曾在俄籍教官的指導之下參加了機關槍部隊。當他服務期間，他和革命軍事元老之一的馬克索雅布 (Maksorja b) 結識。

蘇克巴都的傳記裏寫道：「一九一七年的蘇聯革命，像巨雷一樣地在蒙古平原上引起了回聲，因此使蒙古政治以及蒙古與中國的關係有了危機。由於蘇聯企圖征服蒙古，蒙古本身也就不得不決定聯邦的取捨。保守的喇嘛教人物以及世襲的貴族「害怕十月革命和瘟疫一樣」所以寧可順從中國條件。而蘇克巴都，他在一九一八年就已經組織了一個秘密的獨立運動。這個運動中有着兩派不同的意見，有一派的意見因為受了高級官員的影響，一方面贊成反抗中國統治，而同時則也反對更改外蒙古的秩序。至於蘇克巴都的那一派則認為前一派的意見是不夠的，他們主張所有黃色的喇嘛和黑色的封建貴族都必需從普通人民中剔除。

當時外蒙的政治組織極其紊亂，內蒙情形亦復如此。有些政治組織在若干問題上互相合作，同時又在若干問題上互相鬥爭。當時全部外蒙政治組織，甚至包括右派在內，都是「革命的」，這是由於所有的外蒙人民都痛苦不堪，而舊的秩序日益不堪勝任。然而，彼此政黨間進行鬥爭的意志，却又比改變秩序的共同興趣為高。

蘇克巴都的革命動機完全是在蒙古獲得的。一九二〇年，他遇到現任蒙古人民共和國總理巴山，巴山也曾經組織了一個秘密的革命黨，同時並和庫倫俄人區的兩個蘇聯共產黨員有着接觸，因此我們可以猜測巴山那時已經採取馬克斯主義為其行動的方針，但是蘇克巴都並未採取馬克斯主義，因此蘇克巴都融合兩派成爲一個革命黨的步驟，也正和孫中山先生在一九二三容納共產黨份子參加國民黨一樣。

到一九二〇年，蘇克巴都和巴山等人一同前往西伯利亞，要求蘇聯的革命黨幫助他們來對抗中國軍隊與外蒙古境內的白俄武力，這次的求援是合法的，因為訪問團是由活佛蓋印的文件所核准的。這樣看來，向蘇聯求援之舉，並非代表一黨而係正式代表全外蒙的了。但這次的批准文件也得不來，那僅僅是爲了外蒙古需要一切可能的幫助才肯發給

，外蒙的保守派，並曾向美國與日本同時提出呼籲。

這期間中的混亂局勢可以舉出幾件著名的事件來使之簡單易於明瞭：因為蘇聯後來是答應幫助了，蘇軍先將中國軍隊逐退，蘇聯紅軍和蘇克巴都及巴山領導下的愛國份子一同在一九二一年七月打進了庫倫。

蘇克巴都於是便作了一個重要的決定，這個決定表示用他的政治手段和孫中山的一樣，都是在任何時期之內儘可能利用最廣泛的聯合力量來推動一切。當時他並沒有建立一個左翼的共和國政府，因為這一定會引起內戰來的，他爲了避免內戰，於是承認庫倫活佛喇嘛爲一種權力受着限制的宗教性皇朝，由活佛爲一國之主，而這個國家實際是既非皇朝，也非共和國與神權國家。

雖然如此，右派與左派在內部的鬥爭仍然不免，這種鬥爭的強烈，可以拿肺病患者蘇克巴都竟被一個活佛所派喇嘛醫生毒死爲證。另一種鬥爭的方式便是以叛亂的方式來爭奪陸軍的統治權與政府各部門的權力。軍隊叛亂的事例很多，於是也有將軍和槍殺叛徒之舉。有一次，在一個錯誤的聯合主義之下，政府不但容納了右派的人士，而且還容納了左派之中的左派，因此最初失之過急過速，後來又退有到承認私有財產。但是，外蒙到底沒有普遍發生內戰，這就證明了蘇克巴都和他的繼承人巴山在爭取更廣泛的支持擁護和避免單純以武力來強迫服從這兩點上已經成功。

新外蒙與中國

蘇克巴都死於一九二三年，繼任黨魁的便是巴山。活佛死於一九二四年，此後即不准再設繼承的活佛喇嘛，外蒙古成了蒙古人民共和國，它的第一次憲法在當年年底公佈。

這一個階段過去以後，中國與外蒙古平行的革命歷史就此告終，而極大的差異由此開始：外蒙古的巴山和中國的蔣介石擁有相似權位，但巴山是以左翼領袖繼承了一個比較右翼的政黨創造人（蘇克巴都），蔣氏則是一個右派的繼承人，繼承了一個堅決左翼的政黨創造人。

這裏有許多有趣的與中國的故事。當孫中山先生在世的一九二四年，

外蒙古代表會參加在廣東舉行的國民黨全體代表大會，關於這件事，一九二四或二五年在天津出版的匿名而無日期的小冊子：「蒙古的過去與現在」記載得特別有連。這本小冊子上載有蒙古人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一部份的會議事日程，時間是一九二四年八月四日到三十一日，這個小冊子的著者對蒙古人民黨的批評非常猛烈，說人民黨是「毫無主張的一羣人物」，「布爾希維克黨手中聽話的武器」，這個小冊子的內容，很明顯地不是爲了給外蒙古革命以任何好批評的。這小冊子中洩露主持公開集會人的被殺，更甚於惡毒，惡劣管理的情形，但這小冊子同時也洩露了外蒙人民的誠意，希望現代化與進步以及人民打算學習民主進步的願望，此外還有蒙古人的信心——任何人都不能阻撓這一種進步。

至於外蒙古對於孫中山先生領導下的國民黨是友好善的，但他們對於中國在外蒙古主權的要求却從不妥協。一九二五年中央政府尚未成立以前，北京政府的蒙藏事務局還作了幾次努力，希望重新獲得中國法律上在外蒙的主權，外蒙古對於這種要求的覆是：

「看起來似乎中國政府仍然想施行它的傳統主義而用軍事力量取消蒙古的自治政府。外蒙政府希望中國內戰早日中止，並希望中國政府能夠消除侵略力量。假設中國是以平等地位來對待外蒙人民，外蒙政府將派遣代表前往中央政府協商中蒙之間永久和平與安全的計劃」

關於外蒙在這一階段中的情形，我們這裏還有一點中國旅客有價值的觀察。那是「基督將軍」馮玉祥的代表，在前往蘇聯洽商軍火的時候，經過外蒙，勾留了些日子，根據這個代表的說法，外蒙在一九二六年就不以爲自己是孤立的了，相反地他們認爲他們比較中國政府更進步，這代表十分驚異於蒙古人民反抗喇嘛掌權的運動以及他們的教育制度。他認爲許多蘇聯顧問們，在名義上雖然不負責任，但事實上則在「動一切

。這位代表雖然受教育於中國，但是認爲於其在中國掌握權力，還不如在蒙古有一件事業有意思，同時，他發現蒙古已經分爲外蒙和內蒙兩個部份。

中國國民黨與共產黨從聯合陣線決以後，國民黨就積極右傾，而過去和內蒙的淡薄關係不久也就斷絕了，最近二十年來，中國與外蒙之間的關係，有甚麼可資記述之處，而在中國共產黨佔有了「近外蒙」的區域以後，傳說中的外蒙違反正常對華態度以軍火物資供給共產黨的事也並沒有證實。

我們對於這段時期內外蒙的內部發大都不甚明瞭，但是我們確乎知道外蒙與蘇聯都會先後遭受到日本侵略，邊上常有紛爭，有戰爭規模並且很大，我們知道這種情勢遠驅使蘇聯與外蒙密切合作共同防禦，但是我們並不知道知道「麼樣才」成蘇聯在外蒙的勢力，我們更不知道蘇聯在外蒙的勢力，距離統治外蒙還有多遠。

中國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是個重大的事件我們知道中國此番承認外蒙是於「兩」會議的影響。而「兩」會議中國則並沒有參加。我們也不知道要求承認外蒙的壓力是否來自蘇聯，抑或外蒙急於參加對日戰爭而提出事先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安排。

但不管怎樣，中國張主席在俄發表的對於外蒙新政的聲明中，不願提及

壓力，而代之以中國對於外蒙政理。與實」的審慎聲明。同時並及中國對於西藏的態度對於內部各省弱小民族的態度並進而提出中國對於外蒙家，如安南與暹羅的態度。由對日之戰就在那時宣告結束，因此此項聲明在外國都被大家忽略，但這項聲明無疑將爲蘇聯所作的最重要的文之一，而且也足以構成亞洲現代政治家風度的重要部份。這聲明中說道：「中國，由於她自身具有的『革命主義』，必須以勇敢的決定與合法的手續，承認外蒙的獨立；」（美國新聞處新聞資料）

★ ★ ★
很明顯的有兩種教育：一種是教我們怎樣讀書，一種是教我們怎樣生活。
——J. T. Adams

DECEMBER 15, 1945

小都會飯店 JOKER BAR

中國文化服務社青島分社

印刷所

經售 承印

報章雜誌	圖書經典	教育用品	精美文具	中西賬簿	名冊刊物	名片信箋	各種單據
------	------	------	------	------	------	------	------

本社

以服務社會發揚文化為宗旨
無論經售印製裝訂價格特廉

地址：聊城路八十號

電話② { 二二三五號
 { 二二九五號

巨著預約 戰爭與和平

郭沫若 高地合譯

約翰·克利斯朵夫

傅雷譯

青島預約處：

青島雜誌書報社

滄口路七十一號



Tel. 2-312

冠縣路五號

5 KWANHSIEN RD.

新新大飯店 供應至優

早點·咖啡

午餐·晚宴

音樂—凱旋廳—歌

第一流

歌星·樂隊

安徽路四號之甲

電話 2·8757



